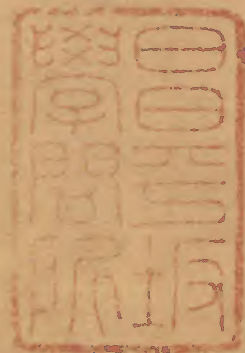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二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20)		
函號	匣	1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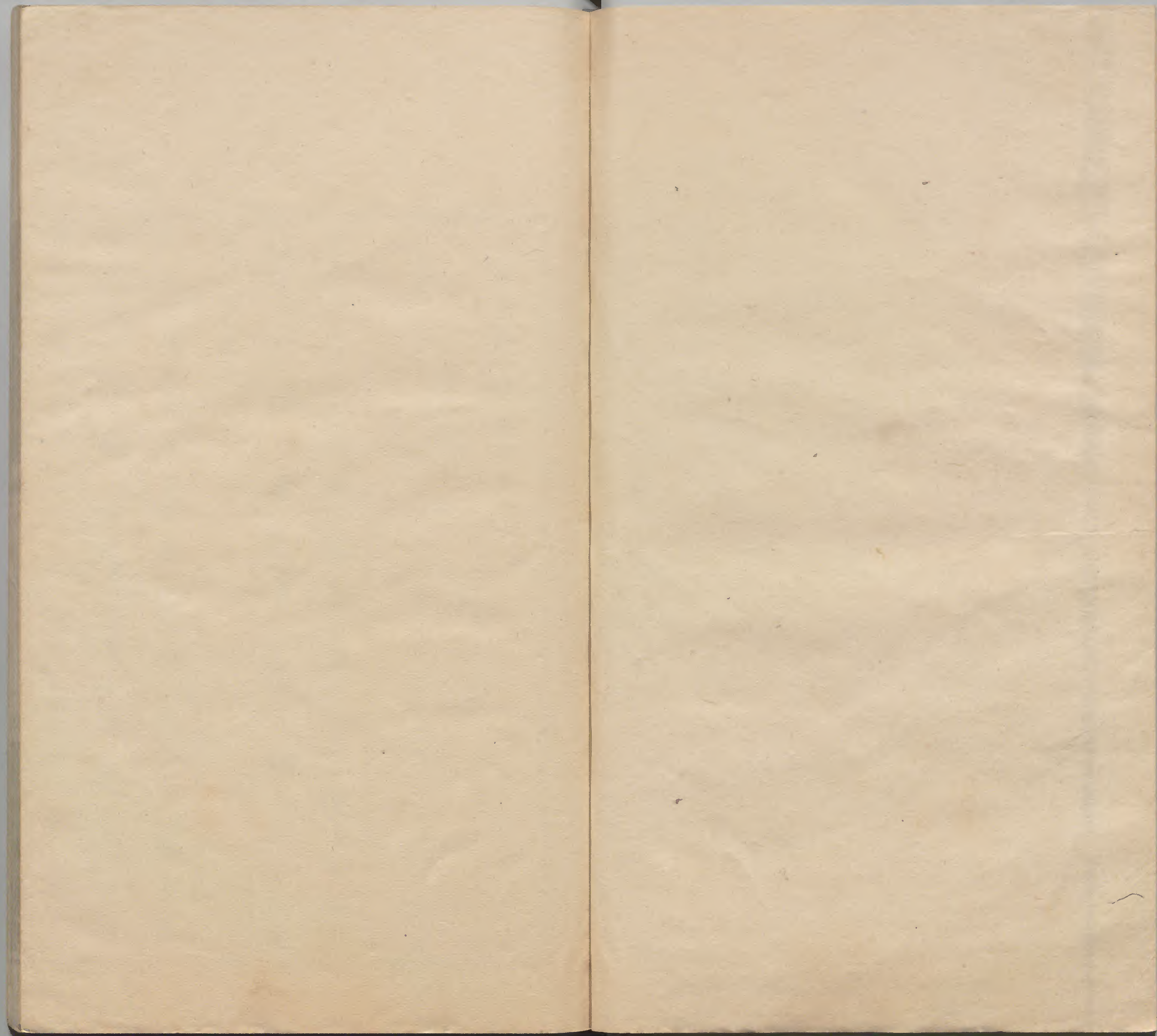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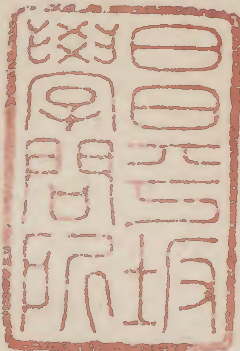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鳩為司隸校尉言議功直無回撓故不知公輔王基慶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若弱後必亂國然不能擇才遣苟最及和嶠重觀之最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為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

事非臣而進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于寶晉紀曰高貴卿薨太子會朝臣而謀其曰大常陳
泰不至復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可
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爲更思其
次泰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鄧粲晉紀曰初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顗以爲敦剛復
不仁親害乎子必能稱兵以何朝廷敦既尅石頭顗與
載糶共議敦謂顗曰伯仁卿負我頭荅曰我戎車內侮
下官親師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不負公文

問淵吾此舉動天下爲何如荅曰見行者謂之逆體識者
以爲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恭則雅性方範不畏強禦丹陽尹桓
景頗以妾事司徒尊甚昵之會熒感守南斗經旬分而熒
遵語回曰南斗陽州

感守之吾當遜位之厭此謫同荅曰公與桓景造熒惑何
由退舍導甚塊之

又曰初瘦冰兄弟每說顗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顗宗
晏駕何充建義曰父子相傳先生舊典勿妾改易嬰非

長冰等不從遂位康帝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何如臣議不親庠平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御命慰勞會周顛彼殺彬住哭顛既而見敦敦恠在有涕洟問其所以彬曰何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邢且凡人遇汝復何為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中烈之軌邈焉難逮其有何罪而致禍穀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義美圖不軌禍及門戶敦大怒厲声曰爾之恠

悖乃可至此為吾不服殺謂丞相導在坐勸彬謝彬曰作暴脚痛不服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然敦曰脚痛孰若頸痛然有以至親忍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以尺牘辨利廉服食絕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政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晏裴示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降節王恭辭曰恭問男女之別國之節大夫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一坐竦然道為慙

崔鴻十六國春秋俊起錄曰張進元成屠各人也為刺

紆外部都督舉不避豪有軍中悍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京銀曰汜禕宋休藏燉煙人爲福祿令剛宜不事生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訖發印以告從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天不敬論禕廷居延令

又前秦錄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傳學有雄才性剛復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侮朝見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何鷄狗而令國士

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故說符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令復不數不董龍作鷄苟乎瞑目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後漢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御將軍領軍元人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即使長女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利太祖嘉之賜名筆取其直而有用後假名弼言其有輔佐木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

田業宜咸大半以賜貧者弼覽而善之人欲陳奏過世宗與
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中聞乃起於世
祖前梓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身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治
寔爾之罪世祖失色曰於棊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有何罪
置之弼乃其伏以聞世祖可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與百姓
又曰游筆之爲廷尉也世祖常私勅肇有降恕肇執而不
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

又曰于烈世祖初或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傳信於烈曰舊羽
林虎賁執伏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曲掌宿

衛有召不敢違理與私給奴綱然而反以執禧遣謂烈曰
我字天子見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曰其若
是詔應遺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頭可得羽林不
可得禧惡其剛直遂義出之乃刺史

又曰于忠嘗侍晏世祖錫之劔杖令出入周旋恒以自恃
中辭無文世祖曰今文人少心直不欲卿使狗勞於下我
無憂於上

又曰錄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使朱暉爲廷尉評頻部尚
書元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殺之於地雍聞大

怒昧葵生都廳召頌曰身天子之天子之弟四海之內親尊
莫二元頌何人以身命成殺棄於地頌徐曰高祖遷宅中
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執義方古而朱暉小子身為省吏
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遵成自有短垣而復
踰之也

周書曰王罷字霸陵人也質直木強虔物當州閭敬憚焉
三國與哈曰初周萬年縣令樂運柳挫豪石時稱雖直帝
甚嘉之時許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
所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未日奏辭帝曰

卿言太子如何人也運曰人中持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
顧之謂曰百官倭我皆雲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中人方驗之
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為中人管仲相之則
霸堅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可為與惡帝曰我知之矣超拜運
為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侍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耶正
耶直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為皆世充而歸我對
曰洛陽既平天子為一臣智竅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

在官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勅獻尚祖大笑
嘗有朝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
義於吾家世長封曰名長短意實入聖旨口正心邪未
敢奉詔

又曰桓彥範爲大理凡所奏義若逢人主誥責則辭色無
懼爭之俞厲又常謂所親曰令既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
不能順旨詭辭以來苟免

入曰高祖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所在綫
暴還過荊州蘇良嗣囚之疏切諫稱遠求珍異以疲道路孔

非聖人柳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臧福以虧皇明言甚切
直疏高宗下詔慰勉遽令棄行於江中

又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常事我兒能臧切諫此直人也遂擢
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降爲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
梗直多所規故與吉甫不叶縱性剛許每與吉甫爭論人
多直降憲宗察絳忠正字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廷碩才度偉氣直貌莊不妄
發與人交終始不俞相國鄭餘慶不事乖潔後趨其門者

多垢衣數服以望其知而儒術謁見未輒易所好但與之
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今君臨民若冠仇見善如避熱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益彼髮乘六馬御史婦人以出正閨肘跪繫馬
而反之曰吾居也公慙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辭上有
又曰羊茂字李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曰羊墮君
民多矯行今君有失行而則跪直禁是君之福於是令
則跪倍資

臣酸君淡則臣賊今據也君耳所君耳所謂同也安得爲將

官天下誰可使伐我後者鮑曰今之對曰陛下行桀紂
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太怒曰今之
前若何以言我桀紂之也速說之不辭則死今之對曰陛
下等臺于雲中殿五里建千石之鍾立刀石之蘆婦女運百
倡優累千興作麗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彈天
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再何五帝欲官天下哉
秦皇帝闇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
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賴君

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也食如馬馬賤車可得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恠君一而謏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子公丁公至今有存吾君方將彼蓁芝而立乎吠畝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慙

又曰晉平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無目子之默也師曠對曰天下有無默而臣不得頌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郡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而處賢而君不悟此二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邦

臣貴而君不悟此三默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默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吾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存行吏

尸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丹吞人清洎捨揖谷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白吾下欒氏也其老者求死少者莊也清洎曰善脩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

氏子也君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王宣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今君意身得見兩家託乎齊意何能直未賢王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狂者見人主欲問枉其是障水原而欲其流也

說苑曰魏武俊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謂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儉昔三苗氏在洞庭而石彭蠡德意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在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

在此彼敢不人而易放之殷尉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得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儉若君不脩德舡中之人盡國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義曰昔五帝禪賢三王世經孰是將爲之傳士七十八未對鮑曰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歎曰吾德出乎吾帝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默默也國有默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默默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
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諉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
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君人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人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
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非人君也文俊怒遂任
坐次到曰君仁也曰何以言之對曰文曰三德一曰王直
臣間其君賢者其臣言直向任坐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
侯曰善復召任坐

郭子曰王舍爲盧江

舍子處孔敦兄也

貪強狼藉王敦欲護其兄故

以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盧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間異於此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
和羗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大尉無得願諸緣者以拒之
掾東平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
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曰吳恪勤襄職脩理小掾寺無以加
增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乃印日明公彼日月之衣居
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謗之言其所
旌命不受巖谷之士小掾之私以於邑小掾之三台不明

責在三公願明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選進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英詔功郡縣駕上道
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肯赴乃強興人殿猶不以屈帝
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
何慢朕莫曰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得其命亦天也
陛下能殺臣臣見暴君如仇五朝猶不肯可得貴乎雖在
布衣列還堵之中晏然則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何得而
賤乎陛下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
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明使

出就大乙養疾日置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義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具兵使
始自古所難諫議甚若處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
南夏卿自同姦邪阻遏王法得相私因月左右令進世
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舉
動言卑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回以誦衰君以忠安以倭危此今之常
論而時所共知也然嘆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
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

太平御覽卷之第四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之第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晉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霸勅如皆從即孰守社稷君
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問居夏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孔子曰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無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昭奉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有內稱不避怨

左傳文上曰賈季分狄宣子使史駢送孥

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

軍之佐同言故也

夷之蒐賈季戮史駢之

人史駢從臣也

欲盡殺賈氏

以報之史駢曰不可吾問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

猶也

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也

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惠公非

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

師扞之送致諸境

又變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

卒

解狐之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初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赤職之子伯業

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為諂立

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祁奚之謂矣

又昭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魏舒

魏戌為椽陽

大夫

戊舒之庶子也椽陽乃大原也

魏子謂成縛

縛晉大夫

吾與戌也縣人

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無他唯善所一也

論語雍也曰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焉耳采乎

汝為此宰得賢

人與之耳

日對有澹臺威明者

語助也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嬖之室
史記曰邑人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雉兔部署小大劇易
衆人皆喜自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日善哉陳儒子之爲
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臨魏因問君即
百歲後誰何代君對曰知臣莫若帝主曰曹參如何稽首
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公正不可交利天

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高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髻
童介然持立不隨於谷鄉黨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
賊起宗族在兵中谷食飢貴宗家數百人合升合分糧時
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推共今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雖在骨肉不
以私好害公義與張宗解于袋不相害喜而知其有猶稱
其所長而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而興厚善以其舉而少
實貸以物終不爲言是以世其忠乎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閭興召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爲掾領長安市長倫平詮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漢吳賞出正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何足不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八昆弟外家謝承後漢書昌曰張陵清河人初爲梁冀弟胤舉孝廉正月初歲百官朝賀冀時豪勢不卹王憲帶劔入六月陵主臺中威儀呵異使出勅羽林虎賁棄其胤爲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伐也荅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得誤見擢序不敢阿公

以報恩私胤有醜色

舉嶠後漢書曰蔡孟喜汝南頓人以禮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舉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後審配二子之曹操所擒逢紀華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對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筆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頃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

清河太平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餼陳平生甚狀太守喜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白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息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此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典畧曰苟或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郡從一介才德實薄或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耶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衆人衆人其謂我和其持心平實皆類此也

魏志王觀字常臺東郡廩丘人爲陽太守明帝即位下

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賓近外虜數有寇害云爲不爲劇耶主考曰若郡爲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考所爲民也郡外劇則於後調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遂言爲外郡送任子詣鄴特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公如此又曰魏國初建時朱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亟令密放於外難豈琰露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子加五郎將仁孝聰明且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太祖貴甚公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為人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卒泣曰吾在左於矣

又李傳曰亮表廢平徙樟童平聞亮乃廢病死

習鑿齒曰夫水至而

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配者忌怨水鏡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兇謗况大人君

子懷東生之心流矜德爵之而非誅之而非怨天不豈有不服也哉故蜀志平曰諸葛亮之為

國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所以棄私也

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馬司馬宣子趙孟獻

子韓厥河典之役趙使孟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執而戮

之衆咸曰韓厥必不役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車車僕也

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而忠吾乃今知兇於罪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無為安肆志不為危易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壯之善此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壯之善曰聞事君此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生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儀日子懼如是不返也壯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

吾聞君子不只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體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福主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又曰解狐與荆伯抑謂趙簡至問狐曰孰可以為善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韓詩傳曰魏文侯問
狐曰寡人將立西阿

之字誰可用解狐舉其
讎荆伯抑之侯乃用

又曰為人臣者壯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

宋書曰張邵有伍命功元嘉五年為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初王舉與邵不和及舉參要親舊為之厄心邵曰子陵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舉賓舉之

唐書曰玄房齡為尚書左僕射既住揔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已有之名達吏事而緣餽以文雅審定法令竟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考稱為良相焉

人曰張文權爲大理御荀曰決遣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當
自是人有怙罪者皆無怨言

又曰奚陟字殷卿知吏部選事銓紵平允有

部侍郎所莅之官叔以爲稱職

又曰常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叙銓人倫稱爲允當然
而抑文雅進黜吏觀叔任數頗爲叔論所譏

尸子曰目井中窺曰生所見不過數星自立上望之則見其
始出也夫私心非公正立上也

慎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
度不可以詐僞

又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
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養龜所以立功謝也權衡
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功審也法
問市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
必罰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遂
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平平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

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龐暴好殺既嘗失
豪意又時達權怒豪輒陳請曰天下未定鬪將如寧者難得
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徐廣晉紀曰劉弘字和季在
襄陽在西京命弘選良才乃稱守宰徵士武陵五朝字世
朗高尚荆王牙門將魯國皮初有動江漢弘上言朝爲零
陵太守初爲襄陽詔以襄陽乃郡初資名未允以弘壻前
東太守夏侯陳爲

襄陽弘曰夫摠天下者當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
實吾摠荊州十郡安得中女婿然後爲治乃表涉婚親舊

制不得相臨

燕語梁深使秦琛從兄弁先在秦爲尚書卽會罷秦主
欲令琛止弁舍琛語有司曰昔朱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卽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
請奕數就邸舍因向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
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西國之所
欲聞

周書曰王羆自熊京兆霸人也惟嚴急處物必當每至享
會自秤量酒肉給付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又曰私視

又曰解狐薦其讐以為私其讐往拜謝解狐引號逃而射呂氏春秋曰克有子十入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至公也

周語曰受有商均山九子不出何書

墨者矩子腹

蘇居秦

鉅姓子男

通稱蘇淳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

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蘇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思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心矣

又曰昔平公向邪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讐言解狐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為

又曰昔先聖之治天下必先公

公正也

公則天下平矣其得

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偏私本正

又曰荆人有遺號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人何求焉孔子問之曰去其荆可矣老耒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耒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

天無親惟德德是輔而天下之天下

陰陽之和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

私猶異也

萬民之主不何一人

又夏不衣裘非愛求也煖有余也冬不用翳

翳扇也非愛

翳也清有也余

清寒

聖人爲私非愛費也鄙乎已也說苑曰

人臣之公治官事不官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

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讐中心於事君謂之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

能淺竹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選後孫叔

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投之政則國可寧莊王

從之賜虞立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馬

而虞立子家子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立子喜入於王

言孫叔敖果可使時政奉國法而當施戮而不亂可謂公

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箴有奸法者廷理拘之開具令尹族也

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令立廷理者將以伺犯王令察

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吾不

公之心明著于閭執一閭之柄而以私聞吾生無義吾不若

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廷理懼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向於卦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盧子羔可曰
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向可爲守者非向臣之仇也子羔見卦
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與君得開爲西河守卦犯曰薦
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正平也改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
以平者衡也衡所以平者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
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大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惡阿君之散
息無外內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歎火佚焚家
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以仁義無私害也
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
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拘卦子曰君人者必脩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平以王道遣
私青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令壽春漢中長安先歎使一見各往督領之歎
擇慈不違吾令亦不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舜而長大能
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

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牋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惠正教不行未之有也旨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碯討石厚之亂邪奚稱解狐之賢臧思孟孫之變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厝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摠天下賢臣之所以奉上屈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之可不免哉

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

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君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所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保其教善惡不分亂室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故固是以達者存具義不祭於文職其心不求於言極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惠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無有其贊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孝而存之惡矣夫於悅棄遠

言无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
非心無所矜而情无所繫體清神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
天子而信篤乎若有萬而信篤乎萬民寄冒懷於八荒
垂洎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之第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信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也來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外曰信及豚魚 豚魚也喻
卜民也

又乾文言及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師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
聞言而信次見其信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泉皆不信也

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猪何為其母曰欲啖淡毋悔失其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遍有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孔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又曰忠信以為中冑

左傳僖中白晉侯圖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

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呂氏春秋曰七日期原不下去

之也明年復伐與期必而反原聞之乃下衛人曰之公信至矣乃歸之奴曰改元原得制新序云温人聞之而降故曰伐原得温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曰皆燬王室無相害君子謂是盟已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子狗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意向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若死

自傷於齊侯仇不能傷也

賈子曰

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莊公升壇曹子手鉏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

齊

數取曾邑
川論信

君不啻歟

君為齊桓公巴不
當許侵晉地天甚

碩清文陽之田

管仲顧曰君訴諾桓公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操劍而去之
要明可犯而桓公不期曹伏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
着手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童尅謂荀息曰君殺正廢長

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計臣對

曰使死者及生生者不愧其言則可清信矣里克知其

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

之荀息可謂不食其矣

論語學而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及

復又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

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

而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言民所持
急者言也

仍雅曰西至曰入所為太象太象之人信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尾生焉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舉元乃夜

私見楚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折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直信故遂罷兵去又曰季禮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禮鈎口弗敢言季禮知之爲便上國木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家封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秀子曰不然心已許之豈以死皆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爲名以然諾聞楚人爲之該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刑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

馬迹拜問使君何當還仍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乎野亭須期而入

父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鴈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卒掾吏殞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漢後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爲諸生焉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吉歸鄉里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儒子焉乃共克期後期方至元伯俱以伯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

言爾何信之審也對曰臣御信士必不乖遺母曰若然當爾
醞酒至期日臣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兩別

又曰高湖及銅馬余衆降光武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
不白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勤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
降者相語曰肖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

唐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鄣解縛請見諮問進取之實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
心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
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書青州名士

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預設酒食立竿
視影日中而慈果至

晉陽秋曰陸抗羊祐推僑禮之好抗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
抗有疾祐饋之樂抗推服之

唐書曰肖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申不至忠曰寧有焉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
手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

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舉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鄉之右禾生子伯范民之上客也出行垌外宿於田吏商丘開之舍中夜木生子伯二人相馬言子舉之名勢能使存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潰於牖聽之因之舉子舉之門皆徒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押侮欺給無所不爲遂馬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湯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已爲信然遂先投之之刑若非烏陽於地已骨無爲因復指曲河曲之隈曰

波中有寶珠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詠之

水底潛
行曰泳既出果獲

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俄而范氏之失火子舉曰若能入火耿錦者從所得多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吾不知子之有道而治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欲之辱子取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不知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誠焉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于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刑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著也心一而已物無過者如斯已矣今昉知子黨之給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追昔無昔日之焦溺也坦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乙弗敢辱也以下車而揖之宰我問之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敢履危噲入水火而已哉

孫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濁在上有信小民不待探籌投鈞

莊子曰天交爾則相靡以信交遠則忠以吉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

券契不為人信之白用之

韓子曰魏文侯馬虞人期獵明日天疾風左右止又侯文

侯曰不可以疾風故失信遂犯而往

戰因策同

又曰齊纒索鼻於魯以其為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與往貞曰我愛之荅曰曰亦愛臣之信

又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合如是組妻織組異善矣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之妻往請之請曰家無虛言曰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

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憤此表者士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主憤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又復立表於令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又曰晉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復伐之焉士期必得然後返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信爲至矣乃歸晉故曰攻原得衛者此文謂也始文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物得必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爲政大矣已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

不信草木不大風春不信其舉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西信其谷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不可犯下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卓爲夫可爲始可焉遵遍可以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則膏兩甘露降寒暑四時當矣

又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

比關內文侯以聽桓公許之曹歲謂莊公請從於是明日
將盟莊公焉歲皆懷劔至於壇上魯國去境數百个去境
五十亦生矣均其死矣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會歲案劔
當陞之間曰君將攻菑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文則可不
則請死管仲以曰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許之乃遂封汝
南與之盟歸而欲物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不知不可謂
智臨難而不能勿听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
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死亡地泣得信
也以四百里之地見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歲賊也

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天合而之合一匡而之聽乃
從此生矣

賈誼書曰禹焉士民同務故不自言真信諭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

又曰胡人彈骨

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誼

越人齧臂中國啖明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說范曰魏太子謂經侯曰主信忠臣此魏國之害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九子之寡母也臘日祀畢悉名

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

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稽首唯若又召請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少繫於子今諸子許我視移家願於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少子僕僕歸辦家事尺陰還失早至閤辦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而問之曰母從壯來而閤外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母曰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篤馬九子處臘日從清子謁歸視私家焉諸子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醕醉飽醕醉合聚飲酒人情所有也妾反夫早故止閤故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也

之言於穆公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朝謂人夫人諸姬皆師之

會嵇典畧錄曰卓怒寧公行上虞人怒爲人篤信言不宿諾焉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雷電冰雪無不必至當從建業還家辭大傳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對怒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怒至時賓客會者皆比以爲會嵇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必豈必得如期須臾怒至一座盡驚

諸葛亮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長安遣宣帝督張郃諸軍

勁卒三十餘萬替軍密向劔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不在者
八萬特魏軍士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非力所制
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
原失信古人所惜者東裝以寺明妻子鶴
望以計曰皆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勇咸
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投刃爭先以當十張郃却宣帝一戰
大尅此之由也

王符論曰大十步之間必有茂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謹惧

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堯從

毛詩蕩抑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賢制爵之民慎德

禮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
君子慎其獨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大學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大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

子先慎乎德

論語學而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為政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無過

又述而日子之所慎齊戰疾

又日公冶長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經日在上不矯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日子入后稷廟左前有金人馬三鍼其口而銘其背日我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敗無多事無患安東必成無所行悔

漢書日成帝為太子寬博謹慎上嘗急君太子出龍門下不敢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

又日石建為太僕奏事事不建續之驚恐日書馬者馬尾

而五服虔日作馬曲者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第度為

大僕問車出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日六馬

又日今日碑自在左右目不許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內欲其後女官不肯應其篤慎如此

又曰霍光入禁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又曰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

又曰孔光性周密謹慎時所言輒剝藁沐曰歸兄休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廷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曰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周密重慎時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

又曰樊楚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扇

雖在閑署冠釵不解於身每齊祠恐矢乃張燈俯伏

又曰陰識爲執金吾居位數十年焉賓客語不及國家其重如此

又曰蔡倫字仲敬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不輒閉門絕賓客暴體田野

又曰樊寵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侍進寵爲人謹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勅驛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聞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懼其患

又曰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
輒剝去草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誠兄子曰龐伯高敦厚周密吾
愛之重之願爾曹效之

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周密慎謹特親異之

又曰皇甫嵩爲人愛慎謹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余
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曰未嘗
及容貌似不似足者

王隱晉書曰李康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於
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慎當勤當
清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問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
先吾對曰慎乃爲先夫清者不必慎慎必自上曰卿言得之矣
晉書曰羊佑之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大過者祐
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
其不足不能及舉賢取異豈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
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管才人宜得恪謹寡

欲抑舉崇本尚書朱整周慎敬讓之以自居是其人也後魏書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新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菓未進御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壯齊周出曰封降之字祖囊激海脩人也性寬和有度量義旌始見始首參徑畧奇謀妙策密以啓門上文書削藁罕大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隋書曰高穎字昭玄激海脩人也少朋敏尤善祠令所出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故皆無知也

又曰李得林子公輔博陵平安人也從入官已後典機務甚密慎常云不言温樹可足稱也

唐書曰温彦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祖嘉之乃薨謂侍曰臣彦博以憂國之勞精竭神我見其逮已二年矣限不縱其閑逸致矢靈

又曰陸元方在官清董再爲宰相則天將有迁除每先以放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又曰楊再思在位累戴屈郢希旨無所規弼然慎畏未嘗杵
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
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以全其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
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
不可存私家特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匱曰黃帝曰予之居上搃搃恐夕不至朝

尸子曰言美則嚮美言惡則嚮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
名者嚮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將有隨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履
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客

殷康明慎曰牛特車上之仲尼復舟之下無伯夷言慎也

魏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樂安傳昌人也文帝時為黃門侍
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壞本自在禁省書不封帝嘉其淑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勤

儉約

儉嗇

勤

尚書曰無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又大禹謨曰克勤于邦

又金縢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又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又官周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左傳宣下曰邾成子曰吾聞知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民文
王猶勤况寡德乎

又宣下曰民生在勤則不匱

禮季祭法曰舜勤衆事而野死宜勤其官而水死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部署不用筆畫甲夜乃解偃讀衆書乙夜
益寤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又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爲高寵
常非之獨勤以物務

又曰班超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

又曰王丹字仲目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侯勤者馬而勤之
魏氏春秋曰高文會爲刺姦令夙夜匪解至擁膝抱書而寐太
祖嘗夜微出覘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衣復之而去

魏志曰段灼上疏里鄧又曰艾直歲凶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
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及九

吳志曰諸葛恪征淮南以滕胤爲都督掌統番事胤白曰

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勤勅自強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
惜十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

書晉曰任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

唐書曰杜祐恠勤無而倦雖位極將手不釋倦質明視事接對
賓客夜則灯下讀書孜孜不怠焉賓佐談論人憚其貴而復其
博

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卑力理治家公之事接
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知無不為

夏仲御別傳曰夏統字仲御求與人與世毋兄弟居恒星行夜
歸採招求食母老病不綜家事仲御鼓四起洒掃廷內鑽火炊
爨之後徑便入野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舜之徒也

淮南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千世
者主非貪祿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民之害也

又曰跬步不休跛驚千里積累不輟可成立阜

監鐵論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簪墮不輟冠挂不顧

儉約

尚書大禹謨曰禹克儉于家

周書曰王疾召太子發曰絺柱茅茨蓋為民愛之以費也

禮季檀弓下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禮器曰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翰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為隘矣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清廟茅屋大輅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招其儉也

又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衣冠

又襄公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鈿公在位無衣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襄公五年曰叔向日子展儉而一

又哀公上日子西日二三子無患矣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公羊傳宣公曰晉灵公無道趙盾入灵公望見再拜

知其欲諫以拒之

盾出公使勇士往杀之勇士入俯而闚其户方食魚飡勇士曰

嘻子誠仁人也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飡見子之儉也君使我殺

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吾遂刎頸死而

論語里仁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太伯日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足乎溝洫

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開東閣以延賢

人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以節約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性節儉雖為二千石常衣布躬莖養馬妻爨飲食奉祿常取示米

又曰為大師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亦官舍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未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謝承漢書曰東郡趙恣為東海人遺其双枯魚者噉之二歲不

盡以儉化俗

又曰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

張璠漢記曰荀爽為公三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范曄後漢曰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食乾飯茹菜

又曰宣秉字臣公馮翊雲陽人為御史丞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布服被疏食瓦器帝常幸其府舍見其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臣公即賜布帛帳帷

又曰祭尊為人蘆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及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常衣袴布被夫人裳不加錄帝以是重焉

魏畧曰常林字伯槐歷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常飢乏糟糠緼幣

魏志曰平抑城頰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之人服玠居頭位常布衣蔬食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壯海營陵人為尚書僕射不服精細食不重膳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食親嘗之對之歎息晉書帝以山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曰契加賜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此濤居雲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賓賸

晉王隱晉書曰胤曆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晉中央書曰王虞為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鄭夫袍無文秀其恭儉率下如此

又曰陸納字祖言微拜民左尚書將應召綱紀自日宜裝幾舫納曰吾家在不此已勅私奴乘駕裝并食糧米無所須也臨發載被僕而已其餘皆封還官

崔鴻十六國春秋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條清苦之志有一單郡十年不澣

又前燕錄曰太尉楊驚字士秋右壯平無侈人也驚母李氏博學有禮儀慕容晃常昇堂拜敬性猶清儉好施無倦位無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儉財

後漢書曰孝文帝性儉素服澣濯之衣鞍勒鐵不而已

宋書曰文帝存性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革箠故請解易之革席舊以烏皮緣欲代以素皮上以箠未至於壞紫色貴並弗听也箠音貴

又曰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桂葛灯笼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已為過矣

又曰顏延之性既偏傲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論曰多不知之居身清儉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肖子顯齊書曰帝高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勅中書舍人桓景貞曰主衣中似有瓜尊此制始自大明未獲大始增其光麗晉此著主衣政是與長疾源可即時打破彼宮器物攔檻以桐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沙帳宮人着紫皮履奉盃除金花瓜以用戴迴釘每曰使我治天十年當使黃金與止同價

又曰太官進食有裹燕明帝曰戒食此不食可四片之余充脫

食

又曰太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率偽不得作
成綉裙衣道路不得着錦履不得局脚鞋栢牙牀箱籠綿緣不
得已以七宝飾茶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為花獸

又曰王遵之字宣約瑯邪臨沂人也少學好儉素衣服不浣几案
塵墨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玉臨沂人不好声色衣裘服用取給而已
梁書曰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所在以清白修性又率儉不
好声色虛室單衣傍無姬侍

後周書曰辛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華後
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侍為當時所重

唐書曰虞世南隋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
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又曰李藩為相憲宗謂曰前代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
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足用盡足用繫於儉約誠使
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是君
孰以不足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惟當上下相助以保此道
又曰子休烈在朝九三十余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叅儉深

仁未嘗以喜愠形於顏色而親覽下士推轂後進雖崇年高曾無倦色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以絺羊之裘以帶帶鈕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寢寢黃屋駕而乘

露輿

魏武列傳曰武皇帝子中山恭王袞尚儉約教勅妃妾紡績織絁席為家人之事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時奉食醬醢上聞之數戲曰卿

家作醬頗得成不詔曰光：大魏富有四海棟梁大臣而有蔬

食五非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謀弩

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有范仲翁豉蒜果共一甯言其麤儉也

會稽典錄曰陳修字奉先為預章守情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

然官薪

殷康明慎曰古人云驕奢之人殃恭儉福之場

古今善言曰灵帝時欲用羊續為司而中官具賂續出黃補袍以示使者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粳爽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
大苑之蒜軟晉國郇瑕氏之監

魏武令曰吾衣被皆十歲也歲、鮮浣補納之

衛顛奏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重肉衣不錦綉茵蓆不緣物
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儉嗇

毛詩曰汾沮洳刺儉也

沮如漸
如也

又葛履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又曰蟋蟀利晉倭公也儉不中禮故作士詩以閔之

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又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史記曰魯人俗儉嗇曹氏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自
父兄子孫約免有拾仰有取

三輔次錄曰平陵士孫奮富京師性儉惋嘗宿客舍產錢百少

王舍人曰君惜錢如此欲則作士孫景卿耶

魏畧曰曹洪家富而性嗇文帝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疋洪
不称意及犯法自刎必死

晉書曰王戎性好與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實聚

錢不知紀極而久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
裴頤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
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常出貨
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獲機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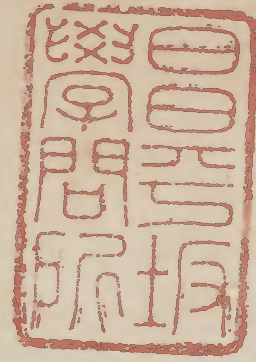
後魏書曰崔光詔家足於財而性儉悅衣弊馬瘦食味麤薄始
光詔在都同里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字孝莊詔黃門高道穆
令加檢一方之人家別搜索至光詔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
義者譏其矯嗇

郭子曰王丞相性儉即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拾去勅令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明悅字長預

晉書曰和嶠家產殷富擬於王者然性至悅以是和譏杜預以為
嶠有前錢癖

後魏書曰和趺清河人也為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悅嗇理錢
數百斛其母享春思董惜錢不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